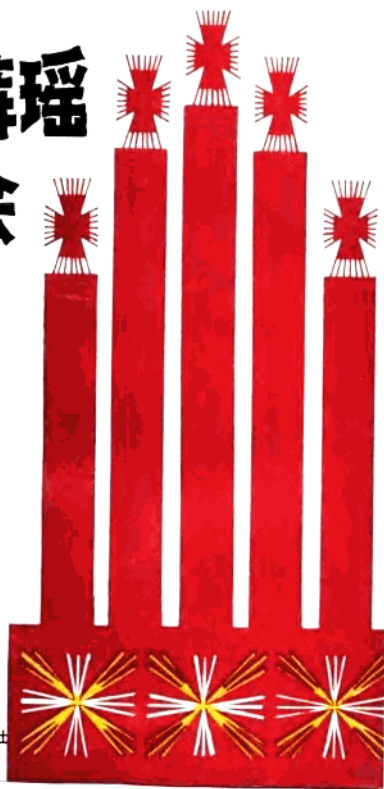


白裤瑶 社会

玉时阶 著



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BC52120

K285.1

10

2

目 录

序.....	张景宁 (1)
第一章 绪言.....	(2)
第二章 族称和源流.....	(6)
第三章 社会经济.....	(12)
一、农业.....	(12)
二、狩猎.....	(22)
三、商业和手工业.....	(27)
第四章 油锅组织.....	(30)
一、油锅——氏族制度的残迹.....	(30)
二、油锅的演变.....	(37)
第五章 油锅内绪剥削关系的产生.....	(39)
一、油锅内绪剥削关系产生的途径.....	(39)
二、油锅头人的蜕化.....	(41)
三、莫氏封建土司对瑶区的统治及其影响.....	(43)
第六章 婚姻.....	(50)
一、血缘婚.....	(59)
二、群婚残余.....	(54)
三、姑舅表婚.....	(58)
四、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	(59)
五、丧葬.....	(68)
六、食人之风的传说.....	(68)



B

665904

1

二、岩葬	(72)
三、土葬	(77)
四、岩葬遗址	(88)
第八章 生活习惯	(103)
一、村寨	(103)
二、服饰	(108)
三、饮食	(109)
四、好客而淳朴的风尚	(111)
五、养鸟	(113)
六、打陀螺	(113)
第九章 宗教信仰	(115)
一、自然崇拜的一般形式	(115)
二、山神崇拜和禁忌	(117)
三、刀耕火种的农业禁忌	(118)
四、拜寄	(121)
五、祖先崇拜的形式	(122)
六、梦兆迷信	(126)
七、扫寨	(126)
八、神判	(127)
第十章 文化艺术	(131)
一、铜鼓	(131)
二、蜡染	(136)
三、挑绣	(137)
后记	(138)

序

白裤瑶社会在民主改革前，还残存着不少古代社会的事物。其中，“油锅”就是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一种组织。

对白裤瑶社会的研究，在古代社会的研究中，有它的学术价值；在民族地区的改革与建设中，有它的现实意义。但是，迄今已出版的书刊中，对它的研究还很缺少。

玉时阶同志多年深入白裤瑶地区，多方密切接触白裤瑶人士，经过精细的调查，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其中不少是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在不小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是一可贵的成果。现在编印出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虽然书中还有一些需要继续补充和深入讨论之处，但这个课题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而且作者还是一位步入学术界不久的青年，能有这样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成果，是很不容易的。相信不久的将来，他必会有更多更好的贡献！

张景宁

1985年12月19日

第一章 绪 言

白裤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解放前约1万人，现在共约2.2万余人。他们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里湖瑶族自治乡、八圩瑶族自治乡和河池县拔贡乡、以及贵州省荔波县瑶山公社一带的千山万壑之中。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居住在南丹县的白裤瑶共约2万人，其中分布在里湖瑶族自治乡约9800余人，占该乡人口总数61%，分布在八圩瑶族自治乡约8200余人，占该乡人口总数42%强，还有1700余人散居在该县的车河乡车河村、南胃村、八步村，芒场乡波鸾村、磨岩村，小场乡恩村、关上村、拉所村，他们占这三个乡人口总数的2.5%强。居住在河池市拔贡乡的白裤瑶约600余人，主要分布在该乡的拉合村、九良村、潭子村一带，他们占该乡人口总数2%强。居住在荔波县瑶山公社的白裤瑶约1900余人，他们占该公社人口总数95%。白裤瑶聚居区位于黔桂接壤地区，云贵高原南缘，地处东经约 $24^{\circ}53'$ —— $25^{\circ}18'$ ，北纬 $107^{\circ}33'$ —— $107^{\circ}54'$ 。

白裤瑶聚居区属大石山区，他们主要散居在海拔700—1200米之间的高寒山区中。境内山岭重叠，峰峦起伏，怪石峥嵘，小道崎岖。在石山峰峦间杂夹着一些零星狭小的平坝和丘陵地，石山多属石灰岩，所以河流多为地下河，即使是山间小溪，流不多远，就渗入地中。地面土层浅薄，石芽暴露，旱多涝少，耕地零星分散，农耕较难。

隋唐之后，居住在湖南省境内的瑶族在向两广迁徙过程中，可能有一部分人开始来到南丹一带，最迟到明代，白裤瑶已在南丹一带地区居住。他们过去虽然一直处于南丹州莫氏土官的封建压迫剥削下，但由于地理环境恶劣，交通闭塞，土瘠民贫，与外界接触较少，受封建生产方式的影响不大。南丹土州改土归流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中央政权的势力也没能真正深入这穷乡僻壤，社会发展比较缓慢，这就使得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油锅”得以残存下来。但私有制的发展已冲破了氏族制的壁垒，个体家庭取代了父权制大家庭，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基本单位，个体劳动的收入成为家庭主要收入的来源，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的原则逐渐消失。这一切发展变化，无疑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白裤瑶在和周围的汉、壮等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受到了汉、壮民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一些汉族商贩进入瑶区经商，用铁刀、铁锄、铁犁、食盐、丝线等生产与生活资料，和白裤瑶交换麝香、兽皮、蜂蜜、木耳、香菇等。虽然这些交换是不平等的，曾使白裤瑶受到了较重的剥削，但这些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却促进了白裤瑶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清代是白裤瑶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在此之前，原始公有制的经济规律制约着整个白裤瑶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连结着每个油锅成员共同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到了清代，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个体劳动的收入大为增加，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在氏族制中冲开了缺口。铁器的普遍使用，标志着白裤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冲破了原始社会的藩篱。

马克思指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

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①当白裤瑶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尽头，处于阶级社会门槛，面临着向奴隶制发展还是向封建制过渡的路口时，南丹州莫氏土官对这一地区的征服和长期统治，对白裤瑶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杠杆作用。马克思指出：“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②最初，南丹州莫氏土官在征服这一地区后，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采用了“分化瓦解，以瑶治瑶”的方法来对付白裤瑶的反抗。他们对这一地区采取遥控政策，仍然保存白裤瑶原始公社的组织形式，主要依靠白裤瑶头人来实现对白裤瑶的统治，而自己则满足于“征收贡赋”。同时，在这一时期，白裤瑶毗邻地区的民族和我国境内其它绝大多数地区的奴隶制早已灭亡，封建社会已得到高度发展，它必然要对白裤瑶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所影响。在周围封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的不断干预和进逼下，白裤瑶的奴隶制发展是得不到阳光和土壤的。结果，封建土司制和白裤瑶的原始公社制相互发生作用，产生出一种新的综合的早期封建所有制，它绕过了奴隶社会这一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跨入早期封建社会。这种刚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的早期封建社会，政治上是十分脆弱的，上层建筑的发展远远跟不上经济基础的变革，国家机器仍然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在其社会

①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内部，管理方法还很原始，既无军队，也无法庭和成文的法律，一切主要依靠社会习惯法来解决；父系氏族组织——油锅组织仍然存在，生产力的发展没能最终扫除氏族制的残余，带着大量的原始社会残余进入封建社会，这就使得白裤瑶社会在长时间内一直拖着一条原始时代残余的尾巴。所以，白裤瑶社会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两重性的特点，直到解放前夕还很突出。

由于生产力低，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和旧传统观念仍是白裤瑶社会历史发展的桎梏。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①长期以来，白裤瑶一直实行民族内婚（实质上是白裤瑶支系内婚），油锅外婚制。姑舅表婚很盛行，它规定姑母之女一定要嫁舅舅之子。这种狭窄范围内的近亲通婚，使血缘观念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血缘关系仍是维系油锅的纽带。这种旧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②越是原始落后的民族，社会生产力越低下，血缘观念也越浓厚，“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③白裤瑶社会中的血缘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旧传统观念，对其社会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它与生产关系上的原始残余结合起来，成为白裤瑶社会历史发展的羁绊。

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②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③同注①

生产力的提高，使油锅内私有制的发展犹如江河奔腾，一泻万里。在私有制的进逼下，油锅内公有制残余势力的顽固抵抗显得软弱无力。但公有制残余势力的抵抗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时代的残余。延缓着白裤瑶社会历史的发展。正是在这种以封建生产关系为主的社会形态下，我们看到了迄今已经很少见到的比较原始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活习俗，看到了原始社会是怎样向阶级社会过渡和发展的生动情景。《白裤瑶社会》这本小册子，就是笔者根据自己多年来到白裤瑶地区调查所得的资料，同时参考了国家民委50年代的调查报告和贵州省月亮山地区的民族调查，对民主改革前的白裤瑶社会进行探讨的初步尝试，试图通过这本小册子来比较正确地反映民主改革前白裤瑶的社会面貌及其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这对研究白裤瑶的社会历史，对白裤瑶地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对整个瑶族史和其他少数民族史、以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二章 族称和族源

白裤瑶是我国南方具有悠久历史的瑶族支系之一，其自称为“瑙格劳”，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据说白裤瑶是因其男子下身穿白色土布灯笼裤而得名。

对白裤瑶的民族来源，因其历史悠久，史料缺乏，很难清楚地了解其衍变过程，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看法也没有统一。

有的同志根据白裤瑶的语言和生活习俗，在很多地方与南丹县中堡苗族自治乡的苗族及贵州省部分苗族相似，认为白裤瑶源于古代苗族。

有的同志认为白裤瑶源于“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原始居住地在古长沙、武陵一带，即今湖南省的湘江、资江、沅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地区。秦汉以后，他们“食尽一山，则移一山”的经济生活，特别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不断“征剿”，迫使他们向湘、桂、粤边界的荒僻山区迁徙，逃匿于边远的深山密林之中^①。隋唐之后，他们开始大批地流向两广，“山谷弥远，瑶人弥多”^②。到了明代，基本上形成了今天这种“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白裤瑶很可能就在这几次大迁徙过程中来到南丹县附近一带定居。关于

①《后汉书·马援列传》，《后汉书·度尚列传》。

②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瑶人》。

白裤瑶的民族起源和迁徙的历史，还有待于民族史学家们的研究，才能定论。

据白裤瑶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人类，“太古老”创造了人类，盘古郎创造了牛，帮助人类进行生产。最早在人间生活的人是瑶族的祖先，后来出了个瑶王来统治人间。所以当地民谚说：“先有瑶，后有朝。”大约在距今900多年前，他们中的一部分先民开始迁徙到现在贵州省的独山县、荔波县和广西的南丹县、河池县、东兰县一带的平坝居住。当时，由一个姓蓝的瑶王带领居住在这一带的各族人民共同开荒耕种，各民族之间亲密相处，互通婚姻。后来，来了个姓莫的后生，他用各种手段取得了瑶王的信任和瑶王女儿的爱慕，成为瑶王的东床快婿。婚后，瑶王的女儿生了个男孩。有一年春节，小俩口回去给瑶王拜年，在岳父的内室里，女婿发现了瑶王的大印。这是皇帝赐给瑶王管理这一带人民的印信，是权力的象征，谁拥有它，就可以统治这一带的老百姓。女婿心里暗暗高兴，眼珠一转，心生一计。只见他暗暗用力拧抱在怀里的小孩的大腿，使他大哭。瑶王认为是小孩饿坏了，便叫女儿给他喂奶，但小孩仍啼哭不止。女婿乘机说：“他想要外公的大印玩呢。”瑶王心痛外孙，顺手就把大印递过去。傍晚临回去时，女婿又以外孙舍不得放手为借口，要岳父给他带回去玩两天。瑶王不忍心夺外孙所爱，就同意了。临走前，瑶王再三嘱咐：“拿回去玩一二天马上送回来还给我，我还要凭它帮大家办事呢。”女婿回家后，就用石头仿制了颗假印，用布包好送还瑶王。瑶王一点也没想到女婿会骗他，接过来就放进箱里，从此这颗大印就落在莫氏家族手里了，他们凭此发展成为独霸一方

的土官。后来，瑶王取印办事时，才发现印被换了。他想，这颗大印除了女婿外，没有别的人动过，肯定是女婿换去了。于是他气冲冲地去质问女婿，女婿不但不承认，反而说这一带的土地都是莫家的，要瑶王搬走。瑶王气愤地说：

“我们瑶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这里，这一带的田地都是我们祖宗开的，凭什么说是你们莫家的？”

双方争了三天三夜，一直相持不下，谁也不服谁。于是莫家便提出去喊坟，坟回答谁，土地就归谁所有。当天夜里，莫家就派了个后生躲在坟里。第二天清晨，瑶王和女婿去喊坟，瑶王先问：“喂，这一带的土地是我们瑶人的吗？”连喊三遍，不见回答。轮到莫家喊时，瑶王的女婿刚喊完：

“喂，这一带的土地是我们莫家的吗？”躲在坟里的人马上回答说：“是呀。”瑶王不服气，要和莫家到县城附近的接龙滩去比射箭，谁能一箭射入石壁，土地就归他所有。莫家事先在接龙滩的石壁上插好一枝绿箭。翌日，莫家用绿箭，瑶王用白箭，箭射出后，大家爬上石壁去看，只见一枝绿箭深深地插在石壁上。瑶王还是不服，双方协商，决定用滚石磨来决定胜负。瑶王和莫家各把两片石磨从山上滚下来，谁的石磨滚到山脚下能合在一起，土地便归谁所有。莫家事先又在山下藏好一付安置好的石磨，结果瑶王又输了。于是，莫家便用武力将白裤瑶赶到草木丛生的荒山野岭去居住。由于这新的居住地土质贫瘠，又缺水，无法生活下去，瑶王被迫多次率领瑶民与莫家作斗争。但由于莫家掌握了大印，人多势众，这一次次的斗争都以瑶民的失败而告终。最后，他们终于被迫从所有的平坝地方迁出来，到山多地少的里湖、八圩和瑶山一带居住。传说在一次战斗中，瑶王被莫家的箭

射中大腿，仓皇撤退，鲜血顺着大腿直往外流，在裤子上留下了一条条的血痕。后来瑶王就叫同族人都在裤子上挑绣五条红色条纹，以纪念这次失败所带来的耻辱。至于白裤瑶男子上衣前襟所绣的形如印章的白色花纹图案和女子夏衣后面所绣的形如印章的几何图案，则是告诫子孙后代不要忘记因为丧失权力而导致被压迫、受奴役的教训。这一传说在当地的壮族中也广泛流传。这一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无疑地被后人加上了许多编造成分，但考虑到南丹州改土归流前，白裤瑶一直是处于莫家土官的统治下这一史实，这一传说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莫家土官对白裤瑶的压迫与歧视，同时也反映了白裤瑶迁入南丹一带生活的大致时间。

《宋史·蛮夷列传·南丹州蛮》曾记载了南丹州莫氏土官镇压境内瑶民反抗斗争的情况：“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瑶贼杀人，（莫世忍）执以献，授检校礼部尚书。”由于这条史料记载过于简单，我们很难清楚地知道这次反抗斗争的规模 and 影响。但从封建中央王朝为此事对南丹土官莫世忍的封官加爵来看，可能规模和影响都不会很小，也就是说，当时已有不少的瑶族在南丹一带与当地的土著壮族杂居了。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地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广大瑶胞为了生存，才被迫不断辗转流离，“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深怕不密”，从平原越过丘陵，朝莽莽丛山迁徙，最后在封建统治势力薄弱的荒山野岭中落脚，过着艰苦的刀耕火种的游农生活。据说现在里湖瑶族自治县蛮降村居住的陆姓白裤瑶，就是从贵州省荔波县迁入南丹后，被土官步步驱逐，才搬到蛮降村定居的；现在住在化里村的黎姓白裤瑶，从贵州省独山县进入南丹后，始居董甲，后迁八圩，最

后被迫进入化里安家，原住在南丹县城附近车马村一带的何姓白裤瑶，被莫氏土官打散后，一部分逃到八圩，后又迁到瑶里定居，而居住在荔波县瑶山公社的蓝、黎、韦、覃、何等姓白裤瑶，都是从南丹迁徙去的。这些事实说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是白裤瑶今日僻居深山的重要原因。

由于年代湮远，有关白裤瑶的迁徙路线和进入南丹一带居住的时间等问题，史籍上已难以找到详细的记载，白裤瑶各姓氏中关于进入南丹的时间和路线的传说也不一致，这大概是白裤瑶的先人在历史上並不是一次迁入南丹，而迁入南丹后，由于受到地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又不断四处迁徙的缘故。从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印证来看，大约从宋代起，白裤瑶的部分先民就开始进入南丹的说法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

第三章 社会经济

白裤瑶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民主改革前，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白裤瑶社会中仍占主导地位。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仍然从属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犹如冰雪严寒中的嫩芽。在他们当中，没有脱离农业的手工业者和从事专业贸易的商人。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中心。

一、农业

白裤瑶是山地民族。早在秦汉时期，史书记载就说瑶族的先人“好入山壑，不乐平旷”^①。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也说：“瑶人聚落不一，……地皆高山”，“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清代乾隆《庆远府志·杂类志·诸蛮》也记载了居住在庆远府境内的瑶人“倚山而庐，耕种度日”的情况。它说明，居住在山区的瑶族，他们的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在整个庆远府境内，“山高地瘠”^②，“土壤遐僻，江山险峻”^③，“山多田少，土瘠人稀，无三里之平原，有千尺之险隘。”^④居

①范曄：《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列传》。

②《清一统志》卷四百六十四《庆远府风俗》。

③明·黄佐：《广西通志》卷一《庆远府图经》。

④清·李文球：《庆远府志》卷一《南丹土州图经》。

乾隆十九年刻本。

住在穷乡僻壤的白裤瑶，其地理环境更为恶劣。在这里高山丛簇，一般的山岭都在海拔七百米到一千米以上，而且基本上是岩溶地貌。境内水源缺乏，一场暴雨，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消失得一千二净。人们食用之水，全靠在村前屋后的低洼地带，筑塘蓄水，以供人畜饮用。一些水源缺乏的村寨，群众为挑一担水，往返十多里路，“滴水贵如油”正是这一地区缺水的真实写照。在这里，除了把一些较平坦的地方开辟为耕田，可以引水灌溉外，其余大部分耕地都是山地，既不能引水灌溉，也不能使用牛耕，刀耕火种仍是农业生产中的主要耕作方式。如八圩瑶族自治县立坳村更借屯，现有耕地30亩，但能使用牛耕的仅一亩，其余的都是瓢一只，碗一只，嵌挂在山腰石缝间。里湖瑶族自治县瑶里村，现共有人口2822人，白裤瑶人口占总人口93.8%，全村共有34个行政屯，38个自然屯，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15公里，总面积375平方公里，合462500亩，而耕地面积只有2746亩，其中旱地2116亩，望天田630亩，占总面积的0.59%，人均不到一亩地。里湖、八圩两个乡，现虽有耕地4万多亩，但保收面积仅有2200余亩，占这两个乡总耕地面积的5%，而且多在境内的壮族居住区内。地理环境对人们的生产还是影响很大的，即使是在农业机械化比较普遍推广的今天，这里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仍然建立在刀耕火种的基础上。

这种粗放经营、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必然导致土地肥力下降。二三年后，因地力耗尽，便要抛荒，另找山地重新垦荒。同时，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与歧视，也使他们不敢到山外的平地上居住，无法改善经营农业的条件，被迫在山内到处迁徙，世代过着“过了一山又一

山”的游耕生活。荔波县瑶山公社的白裤瑶直到解放后也仍然过游耕生活。该公社共有31个自然村屯，其中白裤瑶居住过的村屯有29个，现有6个村屯由于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影响，至今已成废圩，有16个村屯是他们在解放后迁徙过程中新建的，古老的村屯仅7个。旧的村寨不断消失，新的村屯陆续出现。昔日曾是人畜兴旺的姑类、江奔、塘光、董往、更棒等村寨，如今已是荒凉的废圩，而当年毫无人烟的港江、董珠、打布等处，现在却新房耸立，人声嚷嚷。这种原始落后的游耕农业，是使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白裤瑶在农业生产中主要使用的工具多是铁制工具，但木制工具并没有从生产劳动中完全排斥。在农业生产中，还使用木耙来耙田和碎土，有的瑶胞还用削尖了的木棍挖窝点种玉米等农作物种子。它说明白裤瑶和其他民族一样，都经历过一个木、石并用的时代，然后才进入金属使用时代，但她在进入金属使用时代之后，并没有完全排斥木制工具的使用。

白裤瑶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铁器的，由于缺乏史料，一时难以定论。据他们自己所说，他们当中过去没有专职的铁匠，铁器和其它金属器具都是从附近的几个圩镇向汉、壮民族买回来的。解放前，在里湖瑶族自治乡内已有一户白裤瑶学会打铁，但也只是会修理一些锄头、铁刀、鸟枪而已。根据现在残存于这一地区的岩葬^①和乾隆《庆远府志》的记载^②来看，这些岩葬的棺木是用铁斧、铁凿、铁锯等铁制工具制作的。根据史籍的记载^③和我们的考证^④，这些岩葬应该是白裤瑶的先人安置的。即使棺木不是他们制作，但看来他们当时也应知道使用铁器了。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说，